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楚

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魏侍中資孫，爲后苞鎮東參軍，遷著作佐郎，苞爲驃騎，復參軍事，後爲扶風王駿征西參軍，轉梁令，遷衛軍司馬，惠帝初爲馮翊太守，有集十二卷。

雪賦

堯九載，呂山棲兮，湯請禱于桑林，罔二聖，呂濟世兮，孰繁衍，已迄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已寢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液，管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獲豐年。魏文類聚二

井賦

倚崇丘，已鑿井兮，臨斥澤之淫潦，苦行潦之滓濁兮，靡清流，已自娛，乃啣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脉厥土，已興作兮，登甘醴于

玄虛體象圓川下貫五仞幽泉騰涌津澤傍潤抱養而汲不設機
引絕彼淫飾安此璞慎俗尚其華我篤其信既處涅而不淄又磨
之而不磷雖矢之而無妄實游心于大順渴人來翔行旅是輟輟
耕息肩不期而會沈黃李浮朱柰雜狸首之班如飛清塵曰洮汰
枕玄石曰盥漱喜遊怡曰緩帶

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笑賦

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曰得意爲至樂不
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曰交頤偃仰推匈
指掌亢洪聲于通谷順長風曰流響氣參譚曰相颺若將頽而復
往或嘔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
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
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離聲迄平日晏信天下之笑

林調詭之巨觀也

藝文類
聚十九

笳賦 并序

頃還北館，遇華髮人于澗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銜長葭，已汎吹噉噉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已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唇吻，整容止，揚清曠，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故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于河渚，魏文類聚四十四

韓王故臺賦 并序

酸棗寺閤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臺高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于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于世，曰鑒來今，故作賦曰：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碣，已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陵丘陵之邈迤，亞五嶽之嵯峩，薄邯

鄆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宕崑崙抗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
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石于三泉優倡角鳥鳥之
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紛淫衍已低昂翳脩袖而容與

水經濟水注
二載文類聚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已登極聊暇日已娛心
涓泊已阻邁卉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
墳于驪山視八陵于北岑青石連岡終南嗟峨鳴鳩拂羽于桑榆
游鳥濯翅于素波牧豎吟嘯于阡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營巷基峙
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綳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
翳朱楊體象蒙記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鳥禽爲之頡頏百僚
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

所裁

藝文類聚六十三引兩
條初學記五又二十四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養，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禱福于無形。建殊才于辰極，樹相風于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蘇六類聚六十八

菊花賦

彼芳菊之爲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于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爲。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掘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蘇文類聚八十一

蓮華賦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于重壤，森萼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焯焯。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憎細房之奧密兮，含

珍藹之甘腴，鬻聚星列，纖離相扶，微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鄧林飛

鶴騶

蘇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五

扶杜賦

并序

家弟曰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曰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無用獲全，所曰爲貴，有用獲殘，所曰爲賤，故賦之云爾。

惟有杜之爲杜，齊萬物而竝生，其質菲薄，既不施于器用，華葉疏

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迷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蘇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三

茱萸賦

有茱萸之嘉禾，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

蔓延，曰感興，布綠葉于紫葢，鶴火西徂，白藏授籟，零露既凝，鷹隼

飄厲，攀紫房于織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

疾。蘇文類聚八十九

橘賦

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御覽九百六十六

鶴賦

假使此鳥生自崑崙長于丹穴遊遊元圃縹霄之際

御覽八

雉賦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于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噉噉之清音設密網于巖阿飛輕激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曰就養隨籠棲而言歸恆逍遙于階庭蔭朝陽之威暉

藝文類聚九十

鴈賦

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神候天時曰動靜隨寒暑而污隆應同集于曠野紛羣翔于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于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沂長川曰鳴號凌洪波曰鼓翼任自然而相伴窮天壤于八極

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鷹賦 并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後從者請二鷹曰侍側郭邊人也好戈獵顧盼

心欲自娛樂請余爲賦曰御覽九百二十六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嶺陰青松曰靜處體

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于平原截鶴鴈于河洛且其

爲相也疏尾闊臆高聳圓顙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

雙枯毫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礪石曰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

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講青

散戲田疇縈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

赴幽籟上翔辰極隨指授曰騰踊因升降曰畢九紛連簿曰櫻窠

遂陷首曰摧臆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六

蟬賦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而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

如羅纒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

龍見武庫井上言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順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巖望想于涓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憫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目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晉書孫楚傳又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陽秋

奏廢九品爲大小中正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百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百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于智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孫楚集

奏論求才

當今士子繁多略百萬計當思官少才多無地百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答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治功得人百此求才徒虛語爾

薦傅長虞牋

楚聞騏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藏耀于下和是百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藝文類聚
五十三

謝賜障日牋

大恩賜障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宏昔衛綰賜六劍珍而不用楚

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御覽六百八十七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曰銜璧全國曹譚曰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恩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曰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曰相覺悟昔炎精幽昧厯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于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凌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曰爲控弦十萬奔走足

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
銳長驅師次遼陽而賊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
疆場列郡大荒收離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
隴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
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
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
目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
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
顛絳闕球琳重錦充于府庫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

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慚，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呂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備又盈朝，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呂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已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已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歷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于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曰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文選魏文類聚二十五

與董京書

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又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魏文類聚二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于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藝文類聚五十一

顏回贊

東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子猶考。藝文類聚二十一

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爲纍囚。沐浴西郊，鸞飛膺丘。初學記十

記十

李子贊

李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寤，觸類應機。初學記十七 八賢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儔。本道根貞，歸于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懼。慢

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藝文類聚三十六

樂啓期贊

樂公溫雅，既怡既懌，濁已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自

詩無疆，惟德之宅。

蘇文類聚
三十六

原壤贊

壤之駢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奧，聖旨之臧，俗旨之笑，獨

協區外，孰知其妙。

蘇文類聚
三十六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

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噉噉讒口，火燎于原，遂焚

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蘇文類聚
五十九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

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

遊疑一朝書叛

魏文類聚五十九

樂殺費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壓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棲遲一丘已保皓素

魏文類聚五十九

反金人銘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胃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隨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爲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又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竟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遊龍之鱗必陷

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爲蚩是曰君子追而正之

藏文類聚十九
御覽五百九十九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祗有一

御覽

論屈建文

加遊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

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奪平素欲建何忍焉

御覽

九百七十五

王驃騎誄

逍遙芒阿闔門不帷研精六藝採賾鉤微

御覽五十六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受祕書監公筭滅吳之略旨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

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于是江浦馳義纒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曰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呂過也銘曰

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憊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藝文類聚
四十六

鴈門太守牽招碑

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于世變弘毅足呂致遠聿振鴻翼于袞塵之表卓爾先覺于擬議之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于太祖備遂鼎足于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已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呂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

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日平剖符千里爲國干城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
初學記十八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何氏之寶玉顏豐下矐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藝文類聚卷五十四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嗟爾薤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尋友冥漠辟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詠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藝文類聚卷三十四

四

胡母夫人哀辭

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載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遽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恆憑賢明，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藝文類聚三十四

祭介子推文

醴酪二盃，棗飯二盤。

御覽三十一又八百五十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甚若先後一月。府君僑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

孫統

統字承公，楚孫，征北將軍褚裒召爲參軍，不就，求爲鄞令，轉吳令，後爲餘姚令，有集九卷。

高柔集敘

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合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菑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世說輕詆篇注

吏部郎虞存諫

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

世說政事篇注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

綽字興公，統弟，除著作佐郎，出爲庾亮征西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出爲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三卷，孫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

遊天台山賦

并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已不列于五嶽，闕載于常典者，豈不曰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景于重冥，或匿峯于千嶺，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禮祀，故

事絕于常篇名標于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
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冥
遙想而存之余所曰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
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曰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闕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
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曰曜峯託靈越曰正基結
根彌于華岱直指高于九疑應配天于唐典齊峻極于周詩邈彼
絕域幽邃窈窕近智曰守見而不之之者曰路絕而莫曉嘑夏蟲
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歟二奇曰示兆赤城霞起
而建標瀑布飛流曰界道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
于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于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嗚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
蘢陟峭嶠之崢嶸濟檣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

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膠木之長蘿，接
葛藟之飛莖，雖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于幽昧，履重
嶮而逾平，既克濟于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陟
之從容，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覩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
啞啞，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于心，掣蕩遺塵于旋流，發五蓋之遊
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
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彤
雲斐亶，日翼樞，暎日炯晃于綺疏，人桂森挺，日凌霜，五芝含秀而
晨敷，惠風佇芳于陽林，醴泉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樹
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日冲天，應真飛錫，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
忽出有而入無，于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
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法鼓琅玕，振響眾香，馥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搃日玄玉之

膏嗽曰華池之泉散曰象外之說曷曰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
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曰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
一無于三幅恣語樂曰終日等寂默于不言渾萬象曰冥觀兀同

體于自然

文選藝文類聚七

望海賦

因湛亮曰靜鏡俯遊目于淵庭

文選顏延之應詔燕曲水詩注

五湖同浸九江叢漑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
渚迢遞曰疏屬島嶼繚遶曰牢羅殖鬼雀之碣石構穹隆之牂柯
玄奧之府重刃之房鱗彙萬殊甲產無方包隨珠銜夜光璚瑁熠
爍曰泳游蠭蠖煥爛曰映漲虛貝含素而表紫螺螺絡丹而帶緗
青甲芬鸞曰微扇玄木杳眇曰舒芳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曰流
絲紫莖萑綜解曰被浩華組依波而鋪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
嶽立曰截浪蚳鰓揚鬣曰排流巨鼉嬰颯曰冠山烏鱗呼翕曰吞

舟鵬爲羽袞，鯤稱介冑，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攷萬川以周覽，亮天池之綜緝，彌綸八荒，互帶九地，皆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

藝文類聚八

石籬清響，白應湖，慧軀輕近，已遠潔。

御覽九百十八

三餘孤戲，比日雙游。

初學記三十

文鯉黃鱸。

御覽九百二十九

若乃惟馨陳祚，祝不愧言，或適于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暘，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偃如騶驩，借馳挈如交隼，軒騫。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一

八御覽七百七十一

遂初賦序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世說新語語篇注

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
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
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曰爲帝王之
興莫不藉地利人和曰建功業貴能曰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
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
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會無完郭者何哉亦曰地不可守投
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
之場矣已上十九字從世說輕譏篇注補易稱王公設險曰守其國險之時義大
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
得不保小曰固存自喪亂曰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白不遺一河
洛巨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

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曰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曰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跋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曰人爲本疾寇所曰爲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曰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曰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質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一壘。曰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曰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曰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曰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德者。切曰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曰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

爾思豈非屈于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呂于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晉書孫綽傳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父答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于出出義不全施之于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于禮何居名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樞南北禮律私法計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

通典九十四

父母乖離議

三千之責其大于不祀之痛必候何時

一本作清平

而婚或有絕嗣之

門也

通典九十八

京兆府君遷主議

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曰從暘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曰成

教本而光百代也

宋書禮志三

爲功曹參軍駁事牋

綱紀居管轄之任曰糾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曰獻

可替否舉直繩違而已

御覽二百四十九

三月三日蘭亭詩序

古人曰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曰停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逸已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爲復于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曰化其鬱結水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曰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爲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

同榮資生成暘于是和呂醇醲齊呂達觀泱然兀矣焉復覺鵬鷄
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
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

藝文類聚

四初學記四

表哀詩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悼理
極故老萊婆娑于膝下曾閔泣血于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
性篤矣余自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卽世未及志學過庭
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呂成訓然呂不才不能負
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呂道義庶幾砥礪
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
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齒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
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呂申罔極之痛

藝文類聚

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遠德音
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
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呂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
道思指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
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壝仰眎松林哀有形
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于情託雅
頌興乎所欽匪于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適此英風含真獨暘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
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矣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
作範流光遐振墮瑩壘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歌戲
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棲焉流襟何呂舒蘊

援翰託心並文其狀

賀司空循像贊

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真，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舉。于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孝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曰加焉。贊曰：

思文公侯，誕保休祚。素質玉潔，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征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幙澄神。仰觀洙泗揚波，絕津方曜。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會不，愁遺縉紳。頽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茲文類聚四十七初學記十一

孔松陽像贊

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溫恭篤誠，善誘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揮必謙，動靜克讓。允

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愛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絜齊冬冰，澤
侔春露。

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
然遐舉，遺愛在民。

魏文類
聚五十

太常碑贊

海岱協靈，有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劬起。文
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令聞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與高。東帛
既賁，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袞，永煥皇朝。上帝靡
監，曾不遐齡。衛霍頽鎮，哲人其傾。邦國珍瘁，縉紳喪情。仰拜高範，
永播休聲。

魏文類聚
四十九

至人高士傳讚

原憲

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常景古賢。

下缺初學
記十七

列仙傳贊

老子

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內境冥神絕滌水
合元氣長契兩儀初學記二十三

商丘子

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猿儻
逢風雲爲我龍墟世說輕詆篇注

名德沙門贊

康僧會

會公蕭瑟實惟合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九黜超
然遠詣卓矣高出高僧傳一

支孝龍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益桓孝龍尅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

泉瀾漫蘭風，高僧傳四

康法朗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罔阻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徽章。何

目取證，冰堅履霜。高僧傳四

劉元真，元真中州人，竺道潛師之。

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

抱之內，豁爾每融。高僧傳四

于法威，法威于法開弟子。

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涼于威，明發介然。遐計有

潔其名，無愧懷抱。高僧傳四

釋道安

物有廣贖，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汗隴，馳名淮海。形

雖革化，猶若常在。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十四

竺法

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
從前起名隨後躍高僧傳五名
德沙門論曰

竺道壹

馳騁游說言固不虛

高僧傳作馳辭
說言固緣不虛

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

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傳作

疏世說言語篇
注高僧傳五

支愨度

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

桐擘陽浮磬涸濱

世說假
誦篇注

賜進士出身高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燾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

名德沙門論目

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

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
十四出三藏記集十五

竺道壹文鋒富贍

世說新語
語篇注

難謝萬八賢論

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世說文
學篇注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
端是自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泉壤之事毛羽之族
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窻井者則怪遊溟之蜃翻翫于數仞者則
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于堯舜微

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于漫習大道廢于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况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鎔銖之業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截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且三世之將道家明

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驢驘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于宣孟懲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極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啻世故立德闢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于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荅曰子誠知其無心于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滄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于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目

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曰：全身癰疽，附體決之。曰：救命。亡一曰：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觀生，肉至則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于蠃蟲，每加隱惻。至于議獄，緩死，胥災肆赦，刑疑從輕。盜失有罪，流涕授絺，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曰：求足，曰：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曰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荅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曰：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赫則胡越，然其

所曰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曰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曰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刑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將何曰祛之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類曰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曰爲經守柔曰爲常形名兩絕親我

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穎叔違君書稱純孝，后疇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敘首，記注者豈復曰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于此，而大順于彼矣。且蘇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曰尋父，屈至公于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曰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膺。仲尼曰：之爲仁賢，評當者。靈復可言，惇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恩悼之譏耳。率此曰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曰遁恐不免。維

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于是捨華殿而
卽曠林解龍袞曰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
湯沐之煩頓馳騫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遇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胷中抱一截平營晷內思安般一數二隨
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
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造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
身丈六金色焜耀光週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
羣有神足無方于是遊步三界之表姿化無窮之境迴天儼地飛
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縣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
正路眾魔小道靡不尊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
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亦升道場曰此樂親何孝如之于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
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

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已生天不復願歆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于茲著矣。佛有二十部經，其四部專曰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營言妄說，輒生攻難，曰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曰誣罔爲辨，曰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宏明集三

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已歸宗，悠悠者所已未悟也。高僧傳四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曰方樂合，江南有于道邃，識者曰對勝流，皆當時其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高僧傳四

道賢論

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高僧傳一

三法護又見出
三藏集記十三

帛祖覺起于管藩中散禍作于鍾會二賢竝曰俊邁之氣味其圖

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高僧傳
一高僧遠

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目相準

高僧傳四
三法乘

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

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高僧傳四
字法深王六弟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高僧傳
四支遁

蘭公遺身高尙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

高僧傳四
干法蘭

太平山銘

嵬峩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巒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

士冥遊默往寄託蕭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旣覩止渙焉融滯懸棟

翠微飛宇雲際重巒塞產迴溪縈帶被曰青松灑曰素瀨流風佇

芳翔雲停藹

藝文類聚八

漏刻銘

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呂氣微理呂象宜乃制妙漏

文選注作器

挈壺

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藝文類聚六十八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兩條御覽二

樽銘

御覽作圓樽銘

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氣爲人虛呂含有文呂飾身湛此元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聊曰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六十一

絹扇銘

圓竹範素製爲新扇靜若望月動若規電清風拂襟素暉流藉

北堂

庾公誄

咨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

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世說方正

篇注輕詆篇注並引綽集

王長史誄

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

世說輕詆篇

劉眞長誄

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

晉書劉惔傳

丞相王導碑

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呂啟源靈仙延祉呂分流賢俊
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鳴協乎春風溫而侔于冬日信人倫之

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焱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弘大順，目一羣后之望，仗王道，目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已延白屋之士，虛已已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藝文類聚
四十五

太宰郗鑒碑

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寶挺之。琅邪王應，天啟之運。闔中興之道，思延英賢。已匡王業，乃假交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

羯寇凶熾羣逆竊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爲甲冑大節爲
城池故能摧卻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
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俯于帝心明允著于
莅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靈木者也

摛藻風雲策名帝錄肇階方尺遂隆白岳王室未休吾何曰豫興
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
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藏文類聚
四十五

太尉庾亮碑

次黃中曰啟曹鍾起武于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
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闕門者貴其
疑時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廡廟悟日者期諸濠川提挈
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
籠于華樊麟趾繫于椒房王敦阻兵褻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

將軍要雄戟，目扶華轂，勒武旅，目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奔告方伯，于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嚴栖懷德，目嚮赴義，拯神器于獸吻，扶帝座于已傾，王室之不壞，翳伯舅是賴，公目爲戰伐之謀，仁所恥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閔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目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蝮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目玄對山水，世已上三十一字從世說容止篇注補銘曰：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蘇文類聚卷四十六

太傅褚裒碑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于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運瞰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目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尙受莫測其奧，加目溫恭孝友，少思

寡欲都督兖州刺史將已藩屏畿甸授分內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要終之識定于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已本應願已主少國危方難未吏思清函夏已一天宇且帝命所存已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劔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算已逆徒尙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已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已振暴于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漣漣合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

勒之石敬刊高謨

載文類聚四十六

司空庾冰碑

君喻嵩巖之玄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于白珪明操勵于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

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呂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恆無私已
謙寡欲當世之所惟于君易之矣于是慨然遠鑒量已而退高挹
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已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已蒙霜保
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攷終呂始
始卽事呂懲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一其道文康之雅量于是
乎弘著矣銘曰

洋洋俊穎巖巖神嵩流滌滌氣頰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
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
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刑永戢光風長煥

戴文類
聚四十

穎州府君碑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
飾身之具固已足之于天仇冠之于縉紳出匡南位功深于魯金

龜三曜神懷再發道光占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
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
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遠
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蘇文類聚五十一

桓玄城碑

按桓字疑誤

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閒

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敘注

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翊雲之輿駕六翼之
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
不崇朝而而六合也

北堂書鈔十六引三條御覽七十九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
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海人曰
東極有大人斲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舖

法苑珠林三十七御

覽七十二又三百七十七
八百三十四九百五十二

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漢乎夫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
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蜀志譙周傳注御覽

四百四十七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

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注

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
可觀斯謂之雅俗矣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注又爲范雲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沈約奏彈王源注任昉爲百

辟勸進今上賤注王儉褚淵碑注

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平薄遊于朝乎

文選謝朓休浴重還道中詩注

秋霜被不凋其秀

文選謝朓和八公山詩注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文選

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注

聖賢極其標極有大力矣

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固象得珠

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

藝妙者曰入神

文選新刻漏銘注

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

文選陽給事詠注

急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

御覽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待

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

御覽七十六

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辭宣于仁

御覽六十六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斧斤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據

柱檣椽之朴森然陳于目前大厦之器具矣

御覽七百六十四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

御覽七百七十

動而不乘理若泛舟而無柁

御覽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御覽八百三十六

大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御覽八百七十

鳥窮則喙人窮則詐御覽九百十四

阜有木焉木名時好御覽九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 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兼管驛傳事務 廣西王毓漢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威

威字安國，統從弟，爲著作佐郎，出補潯陽令，歷參陶侃、庾亮、庾翼、祖溫軍事，從溫平蜀，封安懷縣侯，遷從事中郎，從平洛，進封吳昌縣侯，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卒年七十二，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集十卷。

鏡賦序

余昔于吳市得見青明鏡，卽異之，及晞日映水，光采流曜，有殊眾鑿，乃始知曠世金精，實不貲之異物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奏事

諸違令私作鏡一領，角弩力七石，呂上一張，戟十枚，呂上皆棄市。御覽三百五十三

作南蒼令教

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

緝覽八百二十二

與羅君章書

君章名含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曰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日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已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自慰也

明集五

太伯三讓論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二曰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曰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咸謂玄

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嗚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已爲己後。是其深思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曰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藝文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閒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攷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于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

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于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縱，僕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已，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襲吉凶，是已。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已此爲優劣耳。至于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惕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已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跡駢拇，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已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瓊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已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于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己。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感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講張遯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遯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

元吉何違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
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曰爲不達虛勝之道者
或曰爲矯時流通者余曰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
之爲物唯悅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
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曰洞鑒雖同有無之效異陳聖致雖
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
運故也而伯陽曰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曰絕
古之風吾故曰爲彼一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廣宏明
集五

魏氏春秋評

曹公征陶謙所過多所殘戮

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魏志武
帝紀注

曹公哭袁紹墓

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曰懲惡勸善永彰墜戒紹因世艱危遂

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家。加恩于饑殄之室。爲政之道。于斯墮矣。夫嗔怨友人。前哲所恥。視駕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祖失之于項氏。魏武適謬于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魏志武帝紀注

田豐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已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言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魏志袁紹傳注

韓浩斬劫質者

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已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

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魏志夏侯儉傳

華歆迎降孫策爲策上賓

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已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已保其身。泰則行義。已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逆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捷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皆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實來。魯人。已爲賤取。方之于歆。咎孰大焉。魏志華歆傳注

華歆嫁賜生口

戚聞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有怨。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已爲譏。斯喪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有。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已彰天澤。而默受嘉賜。

獨爲君子既化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

未也

魏志華
詒傳注

曹公哀子冲謂諸子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春秋之義立嫡已長不曰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
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魏志鄧哀
王冲傳注

文聘

資父事君忠孝道一威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已
魏武一面委之已一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

魏志
文聘

注傳

曹公掾屬往往加杖何憂奇毒藥誓死無辱

夫君使臣已禮臣事君已忠是已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
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
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已小懲之

戒豈導之曰德齊之曰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于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琴戮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曰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魏志何夔傳注

和洽論選用不宜專尚儉節

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于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曰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制退免采莫之議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曰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曰陶冶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

和洽傳注

張遼守合肥

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已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已魏武推選方員，參已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魏志張遼傳注

趙儼任詐

威聞爲國，已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已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已臨民。

魏志趙儼傳

曹公黜毛玠

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庶折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曰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魏志毛
玠傳注

文帝幸鄴東城門爲夏侯惇發哀

在禮天子哭同姓于宗廟門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

魏志文
帝紀注

文帝居喪大饗

昔者先王之曰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闔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曰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卽人著庶見之譏。宰子降墓，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曰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曰隆

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雉之弊猶未
有廢織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
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織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過密義感闕
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
化變俗固已道薄于當羊風積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
陣晉襄墨織而三帥爲伴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旣追漢制替
其大禮處其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詒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
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日
終是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魏志文帝紀注

蘇則事魏聞魏代漢曰爲漢帝崩因在郡發喪

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
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
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匹耦況人臣乎

魏志蘇則

傳

禁婦人與政

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哲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威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于號令自天子出秦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曰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于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醜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魏書文帝紀注

陳羣等止明帝送葬

夫窳窳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曰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

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曰爲棄君子惡。蔡等之諫，集洸甚焉。

魏志文
帝紀注

魏諸后皆起自幽賤

古之王者，必求合淑。曰對揚至德，恢王化于闕維，致滄風于麟趾。及臻三季，竝亂茲緒。義曰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上陵下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曰長世？詩云：緜兮緜兮，綏兮綏兮，淒其曰風。其此之謂乎。

魏志明帝
毛后傳注

鍾繇王肅著論曰：司馬朗爲伊顏之徒。

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曰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閒矣。

魏志司馬
朗傳注

明帝封諡虜女爲之立後

于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于孩末。而可建呂大邑乎。惠自異族。接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于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竝。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節。猶有關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魏志

文昭致后傳注

魏諸王同匹夫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莖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閔論之詳矣。

魏志陳思王傳注

王肅請稱漢帝爲皇曰配其諡

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于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

魏志王肅傳注

陳羣諫營宮室

周禮天子之宮有斲斲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曰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羅塗炭之艱而述肅何之過議曰爲合軌豈不感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魏志陳羣傳注

有司豫定明帝廟號

夫諡曰表行廟曰存容皆于既沒然後著焉所曰原始要終曰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曰厚

敏致譏周人呂豫凶違禮魏之羣司于是平失正矣

魏志明帝紀注又宋書

志三引魏氏春秋

公孫淵兄晃爲質于魏先陳其變及淵反高柔請赦晃明帝就獄殺之

聞五帝無諧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于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肯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呂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曰解網之仁致之曰來蘇之惠懼之曰雷霆之威潤之曰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狂于一朝惡孝可屈膝于象魏矣何

必拘厥親曰求其情。道所愛曰制其命。平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曰權。數檢之曰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于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曰遂孥戮之罰。亦猶濟盟由平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悼。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威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曰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于獄。未爲失也。魏志

高柔傳注

明帝紀總評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曰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

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
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志明帝紀
注御覽九十

王弼注易

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
皆妄也況弼曰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
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
五氣相推弼皆擯茲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魏志
注

蔣濟曰失信曹爽辭不受封

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

焉

魏志蔣
濟傳注

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俱成信字

昔公係述自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魏志陳騭正統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庶幾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二終